

雨天到嵐石看瀑布

□肖建国

嵐石有瀑布，很早就听说了。但一直没看过。

六年前，我一个人一辆车，顺着大嵐河搞调研。从源头的观音山开始，沿河岸西行，一直到嵐派村，目送河水注入东江的怀抱，才算结束。目的是把一河两岸所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搞清楚。那次调研，大嵐河陪伴我整整七天。这七天里，我听过她的歌，看过她的舞蹈，遭遇过她不高兴时的咆哮，更痴迷过她带给我的阵阵花香。当我经嵐建，穿沙尾，顺着河流来到嵐田界时，有好心人提议，往东北再走六七里地，就可到嵐石看瀑布。但前提条件是要步行。因为那里还是泥土路，我的车开不进去。

当时，我已沉醉在大嵐河的风光中。那山那水那竹海，反复在我脑海中变幻跳跃，牵着我的心，系着我的魂，让我心潮澎湃。“给我十年时间，还你一个五星级文旅大镇。”豪迈的呐喊，在我心中喷薄而出。我不愿离开大嵐河半步，便拒绝了好心人的提议。

一晃，六年过去了。我

山村显得无比宁静，天地一片清白。

嵐石村居住的都是客人，以马、钟、黄姓居多，在三百多年前从梅州搬迁惠州。为躲避战乱，先祖们选中了在龙潭寨安家。而瀑布就在最高山岭夹缝中形成。

看到这座山，我很惊讶。这是一座纯粹的石头山。一层一层的石头叠加着，往上堆，往上长。陡峭、凌厉，充满精气神。站在谷底向上看，整个山体的高度有五十多米。层层叠叠，伤痕累累。那皴裂的痕迹，在岁月的磨砺中，像风干的血！就是这些普通的石头，经过忘我的叠加，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势，像巨人样矗立在这里。这样的山，惠城少有。惠城有的是土山，里面藏着零散的石头。

水从山顶一泻而下，遇到突起的石壁，水花四溅，如白练般洒向谷底，就形成了嵐石的瀑布。山顶有树，更多的是灌木。一丛丛，一簇簇，不拘小节，野蛮生长。我想，经过千百年的锤炼，孤寂的石头山需要倾听，更需要关爱。于是便开

放出一块胸肌来，接纳了这些植物，任由它们婆婆妈妈的安家，恣肆妄为地成长。

瀑布不大，最宽处不过十多米，分出四五个梯度，承接者水的洗礼。山顶上的水汇集而下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出若干条细线。或垂直落下，或抱团雀跃，或顺着石壁下滑，犹如一群顽皮的精灵，成群结队，吵着叫着闹着，各展绝技，从高处向下俯冲。他们不避凶险，与黑得发亮的石头相拥相抱相摩擦，溅出朵朵水花，撑起片片银纱。以粉身碎骨的壮烈，在我眼前虚化出水茫茫、雾渺渺，仙山云海的景象。

细听，瀑布在弹奏一首歌。她在歌声里，讲述着山里人家的故事。遥想当年，兵荒马乱的岁月里，祖辈们活得并不比猪狗鸡鸭有尊严。为了果腹和繁衍，他们翻山越岭，经过长途跋涉，选中这块渊雅静穆的地方。有泉水，可枯枝煮茶。有竹林，可结庐为家。有瀑布，可琴操伯牙。于是，祖先们的子孙在这里开枝散叶，生息壮大。到了现在，以瀑布为分

界线，西边叫福田，东边称寨下。当然，还有很多秘密，需要在这山水草木中一一寻找。

谷底是水潭，是飞驰而下的精灵们的聚集地。水波激荡，卷起无数浪花，亮亮的闪光，别有一种逸韵。水太清，可以看到软泥上的青苔，在水底招摇。我以为很浅，丢下一粒石子，望着它挣扎着沉入水底，才明白水太清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。看看那光滑发亮的石头，哪一块不是在水的诱惑下，经受不住常年的温存，渐渐失去了棱角分明的本真。

雨越下越大，节奏明亮而流畅。晶莹剔透的雨珠密集砸在水面上，噼啪着响，敲打出无数水泡，像朵朵绽开的白蘑菇。山坡上各具形态的花草树木，也在雨水中滋润起来。向客开如笑，留人意自闲。它们以一种恬然之状，配合着升腾的水雾，勾勒出一幅迷幻般的山涧烟雨图。

嵐石越来越浓，轻轻的，

飘飘的。一团团青白，柔情似水般在你身边绕来绕去。看得见，抓不住，只能静心享

受。我是爱这嵐烟的。她让我在现实的碰壁中，找到了如梦一样的解脱。细闻，嵐烟里花动香浓。有栀子、茉莉、山楂、桂花，还有竹子成片成片的清香。

竹林就在瀑布周边，顺着溪水两边生长。品种不多，只有单竹和刺竹。单竹表皮白粉，节间长，英俊挺拔；刺竹多枝，一窝挨着一窝生长，密密匝匝，严实得让风都难以穿过。这里的竹子生命力极其旺盛，个个恪守本真，内心从容淡定，除了生长，没其他贪图。可惜没有伯乐识得他们的清纯与智慧，只能以每吨二三百元的价格砍伐掉，用以制作牙签，或搭棚支架。我曾呼吁，能否深度开发、改良品种、提升其价值，比如编竹灯、做竹纤维的物品等。

天色渐暗，山野越发空灵。面对朴拙的自然，原始的风物，我能感受到山光水影的真诚，花草树木的灵性，以及竹海深处的空灵。她们借着风声雨声，正静静地向我叙说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神谕。

有次回老家，我特意带着当时只有4岁半的儿子，到我童年常玩耍的河边漫步。在野草间，果然找到了那种儿时叫“香马浆”的小野果。

这种不起眼的野生植物，对于我，却有一种心结。

这几年80后90后进入怀旧期，许多童年的记忆成了割舍不下的小情怀。加上这个时代信息高度发达，有啥新需求，很快就有新供给。因此在城市的街头，偶尔可见这种裹着苞衣，内皮黄绿的草果，通用名叫作“酸浆”。

对这种小果子，许多人并不认识。包括我的爱人，开始她还以为是哪国引进的新品。最喜欢收集各种稀奇水果的儿子对此甚为好奇，见了就要买。

让我吃惊的是，没想到这种童年熟悉的小野果，多年后能在城市的街头重逢。

记得我身边也有人偶尔提起这种野果。一位老家在东北的多年年轻同事休假探亲回来，路上就放出话，说带了“guniang”回来。不明所以的同事开始议论，不知带了什么样的“姑娘”。后来见了，方知是一种土特产，他唤作“姑娘”，其实是我熟悉的“香马浆”。

同事带来时，果子的苞衣已被剥掉，黄澄澄光溜溜一盒。大家在会议桌边围观时，果然十有八九不识这种“神品”为何物。他们在不断解读这种果子为何叫“姑娘”时，我内心的小情绪也再次蠢蠢欲动。

小时候，在田间地头，常见这种野生植物。尤其是黄豆即将成熟的深秋，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在原野里疯跑，其中一个寻找的目标，就是这种野果。因为那时黄豆成熟，叶子落了，长在其间的香马浆却还青枝绿叶，老远就能发现。又加上季节到了，往往能找到刚好的成熟的果子。

对于童年的我来说，能发现一棵，能捡出两颗成熟的浆果，就很满足。小心翼翼地用手剥开黄色苞衣，露出金灿灿的小果。放在鼻上一闻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迫不及待塞进口里慢咂，啪的一声被咬破，香甜的汁液就流出来。每次吃到，都有种眩晕般的快感。

这种小果子给我印象深，也因为要找到一颗成熟果子不易。好东西谁都喜欢，香马浆野生植株虽多，但要么你找到时不熟，要么被同样嘴馋的虫儿抢先吃空了。那次带江南在河堤上找见许多植株，都远没成熟。好在江南只是对新奇的果子感兴趣，并非吃到才罢休。

这种形如灯笼的野果，我从小熟悉，却一直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。后来专门查资料，才知道叫酸浆。但我还有疑问，资料显示，酸浆的果子成熟时苞衣内为红色，这和我的印象有出入，我只见过黄色的。它的另一别名，叫“灯笼果”，确实很形象。只是我见的叫“黄灯笼”，而不是“红灯笼”。

我继续查询。酸浆，又名红姑娘、挂金灯、灯笼草、洛神珠、绛珠草、泡泡草、香木香子等。有一种正统的名称叫“姑茑”。还有一种说法：东北是黄姑娘，红姑娘是绛珠草。

细比较这一长串名字，“洛神珠”和“绛珠草”听起来最高大上。而“香木香子”，口语发音有点接近我家乡的叫法“香马浆”。想来乡土的称呼随口叫，图个形象，大抵如此吧。

同事带来的小果子，是人工种植的，才有这集中大量的产出。我悄悄收起两颗，盘算着得闲时分离出种子，在阳台上花盆里种两棵，方便给孩子观察成长过程，也悄悄放任一下自己的小情怀，随时就能“致童年”。

儿子出生在城市，极少接触乡野，但对草木却很有兴趣，这像我，大概是遗传的。那次在家乡河堤上摘下来的青果，他央求妈妈，要放在行李里带回广州。

这也让我想起，小时候我也曾央求过母亲，把这种野生的小果子，在菜园子里种几棵。对这种事，母亲居然是答应的。她从野果中剥离出种子，用种瓜菜一样精细的工序种出了这种野果。

现在想来，我的童趣之心，大概来自母亲的遗传。从物资短缺年代走过来的父亲，至今秉承着“种花不如种菜”“养鸟不如养鸡”的朴实观念。但母亲不是这样，农作物之外，对花花草草她一样珍爱。基于此，我每年回老家探亲时，能想到带给母亲的最好的礼物，就是选一两盆在北方难得一见的花草。

那次试种酸浆，母亲很用心。她先在苗圃中育苗，用掺和好的细质营养土制作营养钵，然后把温水泡过的酸浆种子点入钵中，覆土后再用塑料膜覆盖，以保温催芽。等种子发芽并长成苗壮植株后，再连着营养钵起出，分栽到菜园中去。

这种原本野生的草木，大概享受不了如此细心的呵护，后来竟生长至半人高。正因长势过旺，个子虽高，挂果却不多。这次试种不算成功，但我没再提继续种的要求。仅此一次，我已得到极大满足。母亲的宽厚慈爱，我一直心存感激。想到这件事，虽跨过30多年时光，我心中依然充满暖意。

而酸浆这种小野果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永远充满温馨。每次想起，那诱人的香味就跳出来，让我的心为之一荡，多了几分甜蜜柔软，幸福的笑容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脸上。

童年蝉趣

□李敬荣

夏天到了，树上的知了又开始了欢快的歌唱，歌声把我带回到了童年。

那时，老家的田边地头，一到夏天，到处有蝉。蝉的别名是大家熟悉的“知了”。一般在地下时叫蝉，爬到树上蜕掉皮，会飞会叫后称为知了。

炎热的夏季，树上一阵阵大合唱似的蝉鸣此起彼伏，这是捉蝉的好时机。我喜欢吃蝉，更喜欢捉蝉，那是件非常有趣的事。夜幕降临，打着一个手电筒，走在乡间路边，弯腰用手手指掘出那些藏在泥土下面的蝉，和一伸手就够到破土而出正往树上爬的蝉，既休闲消夏，又能感受收获的无限喜悦。

蝉多生长在路边树多草木多的地下。黄昏时分，边慢慢走边瞅地上。当看见一个小小的圆孔，孔口和地面持平，就蹲下来用手指抠或用铲子挖，会发现一只蝉蜷缩在里边，用手一揪就出来了，扔进小水桶里。有时候地上的小孔，也不一定都是蝉的居所，有些是蚂蚁洞穴或其他的动物穴。

捉蝉时经常几个小伙伴相约，说笑嬉戏一起去。手电筒一束束的光明晃晃地交织着，大伙一个个弯腰低头，瞪大双眼，紧盯着地面搜寻。小玉是捉蝉的高手，她仿佛有火眼金睛，可以发现隐藏在薄薄土层下的蝉。她拿一根细的小棍，眼睛如扫雷器一样，敏锐地四处扫视。突然她死死盯住一个地方，悄悄地蹲下来，用小棍快速地一



山清水秀

□李昊天 摄

又到粽子飘香时

□戚思翠

古云：端午临中夏，时清人复长。“五月五，是端阳。门插艾、香满堂、吃粽子、撒白糖、龙舟下水喜洋洋……”又是一年粽子飘香时，在欢快的儿歌声中，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——端午节即将来临。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，因“端”和“初”相同，“五”又与“午”相通，因此称“端午”；又因午时为“阳辰”，故亦谓“端阳”。

古时，粽子叫角黍，作祭品。角黍，即角形粽。所谓“角”是指古代祭祀时最高级的供品为牛，粽子的形状代表牛角；“黍”是一种黄黏米。用谷物制成的“角黍”代表“阳”，包角黍用的“菰叶”为“阴”，阴阳结合，有驱邪纳福、祈求平安的意思。晋代周处的《风土记》云：“仲夏端午，烹鹜角黍。”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古人以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，如棕榈之形，故曰粽。”

端午节这天，人们怀念屈原抱石投江以身殉国的悲壮、想念孝女曹娥沿江豪哭誓死寻父的悲伤、叹惋白蛇许仙共饮雄黄酒的凄美爱情……尽管关于端午节的传说很多，但提起屈原可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”。南北朝梁代文学家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里写道，屈原五月五日（农历）投汨罗江，颇有江南韵味。

楚人哀之，至此日，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。后来屈原灵，芦苇高大密匝。整个村子像淹没在绿色海洋中，处处飘逸着苇叶的清香。此时，母亲总是偷天换日、隔三差五地打一些粽叶回来，备那。常跟母亲去打粽叶，见母亲一手扶着芦苇秆，一手抓住苇叶的根部，朝下用力一揪，随着“啪”的一声，青翠的苇叶应声被掰下。母亲言，打粽叶亦有学问。过时的苇叶老了，而一棵芦苇底部的苇叶太太太嫩，既不中用又伤芦苇，只有中间的苇叶最佳。一般一棵芦苇秆也只能掰下三四片叶子。

那个时候，每逢端午节，父亲就是想办法弄几斤糯米回来。为了让我们在端午节早上准时吃上新鲜可口的粽子，无论母亲有多忙，有多累，她都要在每年端午节的头一天及夜里忙得不可开交，忙得筋疲力尽，几乎彻夜未眠。母亲将粽叶一张张地剪洗烫开，将糯米、豆类进行淘净、浸泡。白天赶“工分”的母亲，晚上回来顾不上吃晚饭，就在蚊虫叮咬的煤油灯下开始裹粽子。我蹲在旁边看着，如痴如醉。尽管灯光黯淡，但我分明看到母亲额头和鼻尖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晶莹剔透。在昏暗的光晕里，母亲犹如一幅素简浓墨

的油画。那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，挥之不去。

母亲小心翼翼地将三张粽叶拼齐卷成喇叭状，由左手的无名指与食指夹住，右手用铜勺舀上半勺拌有蚕豆或红豆的糯米，倒进粽叶喇叭筒里，用筷子轻轻将“喇叭角”捣实，然后再舀满糯米填实，沿着“喇叭”翻转、缠绕粽叶，裹紧。用左手捏紧已成型的粽子，再取一张稍结实的粽叶封头，顺着粽子翻转两下。最后，用粽针在粽子适当处戳穿过去，将粽叶的细尾巴穿过粽针的针孔，稍微拉长粽叶尾巴。紧接着，自粽针的尖端将粽针小心拔出，便带出了那个封头的粽叶尾巴，随后拽住粽叶尾巴轻轻拿捏、收紧。一只活泼可爱碧绿翠的三角“粽宝”就这样诞生了！

端午这天，父母起得特早，天还未亮，就见父亲抱着一捆菖蒲与艾草回来了。沾雨带露的艾叶青青的，菖蒲却碧翠碧翠的，父亲挑了几根挺拔的，一组插在门楣上，一组搁在香案旁，阵阵清香带着淡淡的涩味直冲肺腑，舒爽宜人。此刻，自厨房飘来浓郁的粽香。原来，母亲几乎一夜未睡，头天晚上好粽子已深夜，刚睡一觉又起来烀粽子。那时，既没电又无煤气炉，烧锅灶开，那红彤彤的蛋黄也算一红，其他的菜都是用酱油红

烧或红烧。孩时曾天真地问母亲：“哪有‘十二红’12个菜呀？”聪明的母亲指着韭菜炒长鱼，调侃道：“唔，韭（与九谐音）菜韭菜，就已经是九个菜啦！”

一晃，我们渐渐长大。1986年，父亲让我参加成人高考，可丢开书本已在社办厂工作六年的我，对考试毫无信心。临近那考那天，母亲半夜三更起来裹粽子。她微微笑地说，吃了她的粽子考试一定会中（举）！我盯着母亲眼角下的血丝杠杠，心像蝎蜇一样痛，强忍眼泪。听父亲说，母亲为了采下塘沿上的几片清香鲜亮的苇叶，掉到池塘深处，划破了脸与手脚，还差点被蛇咬……或因伟大而神奇的母爱力量，那年，我没辜负母亲的期望，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盐城化工技师学院。然而，就在我毕业那年，母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……

端午这天中午饭也很特别，都要跟“红”字连在一起，还要凑足十二样，俗称“十二红”。红烧肉、红烧黄鱼、炒长鱼必不可少。端午前后，集镇上的生鲜柜前挤满了买黄鱼的人。乡下人平日很少吃黄鱼，但在端午节这天，无论如何都要买的。一般快到端午时，河里就有小渔船在叫卖黄鱼，三毛钱一斤……虾、苋菜、西红柿都算红色，还有咸鸭蛋，煮熟剖开，那红彤彤的蛋黄也算一红，其他的菜都是用酱油红

红姑娘

□夏杨

有次回老家，我特意带着当时只有4岁半的儿子，到我童年常玩耍的河边漫步。在野草间，果然找到了那种儿时叫“香马浆”的小野果。

这种不起眼的野生植物，对于我，却有一种心结。

这几年80后90后进入怀旧期，许多童年的记忆成了割舍不下的小情怀。加上这个时代信息高度发达，有啥新需求，很快就有新供给。因此在城市的街头，偶尔可见这种裹着苞衣，内皮黄绿的草果，通用名叫作“酸浆”。

对这种小果子，许多人并不认识。包括我的爱人，开始她还以为是哪国引进的新品。最喜欢收集各种稀奇水果的儿子对此甚为好奇，见了就要买。

让我吃惊的是，没想到这种童年熟悉的小野果，多年后能在城市的街头重逢。

记得我身边也有人偶尔提起这种野果。一位老家在东北的多年年轻同事休假探亲回来，路上就放出话，说带了“guniang”回来。不明所以的同事开始议论，不知带了什么样的“姑娘”。后来见了，方知是一种土特产，他唤作“姑娘”，其实是我熟悉的“香马浆”。

同事带来时，果子的苞衣已被剥掉，黄澄澄光溜溜一盒。大家在会议桌边围观时，果然十有八九不识这种“神品”为何物。他们在不断解读这种果子为何叫“姑娘”时，我内心的小情绪也再次蠢蠢欲动。

小时候，在田间地头，常见这种野生植物。尤其是黄豆即将成熟的深秋，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在原野里疯跑，其中一个寻找的目标，就是这种野果。因为那时黄豆成熟，叶子落了，长在其间的香马浆却还青枝绿叶，老远就能发现。又加上季节到了，往往能找到刚好的成熟的果子。

对于童年的我来说，能发现一棵，能捡出两颗成熟的浆果，就很满足。小心翼翼地用手剥开黄色苞衣，露出金灿灿的小果。放在鼻上一闻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迫不及待塞进口里慢咂，啪的一声被咬破，香甜的汁液就流出来。每次吃到，都有种眩晕般的快感。

这种果形如灯笼的